

清儒學案

世華



肆捌

清儒學案卷九十七

天津徐世昌

東壁學案

孔子曰多聞闕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劉子玄
乃有疑古惑經諸篇東壁實事求是推闡發揮其義視子
玄較純生乾嘉之世未與休歛諸賢相接循其軌轍殆殊
塗同歸歟述東壁學案

崔先生述

崔述字武承號東壁大名人父元森字燦若號闇齋歲貢生精
研儒書北方自孫夏峯宗姚江之學遠近信從闇齋獨恪遵紫
陽尤服膺當湖陸清獻之書躬行以求心得先生乾隆壬午舉
人選授福建羅源知縣武弁藉海盜邀功誣商船爲盜前後平

反凡數十人署上杭以闕稅贏餘充緝盜公費回任羅源革弊俗修文廟爲諸生講學於經學之廢興聖道之明晦古書之眞僞舊說之是非娓娓不倦未幾投効歸卜居彰德閉門著述成書三十餘種曰考信錄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尙書辨僞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易卦圖說一卷五服異同彙考三卷無聞集四卷知非集三卷小草集五卷桑梓文獻志二卷水木本源志二卷大名水道考一卷大怪談一卷桑梓外志口卷涉世雜談一卷菽田臆筆二卷菽田雜錄二卷菽田瑣記二卷菽田贅語二卷見聞雜記四卷知味錄二卷其自序

考信錄謂自讀書以來奉先人之教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經傳久之而始覺傳注所言有不盡合於經者百家所記往往有與經相悖者於是厯考其事彙而編之以經爲主傳注之與經合者則著之不合者則辨之而異端小說不經之言咸闕其謬而刪削之山陽汪文端稱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嘉慶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七

履和撰
行略

考信錄提要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孔子之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卽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六經以外別無所謂道也顧自秦火以後漢初諸儒傳經者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兼以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

客託言雜然並傳於後而其時書皆竹簡得之不易見之亦未必能記憶以故難於檢覈考正以別其是非真僞東漢之末始易竹書爲紙檢閱較前爲易但魏晉之際俗尙詞章罕治經術旋值劉石之亂中原陸沈書多散軼漢初諸儒所傳齊詩魯詩齊論魯論陸續皆亡惟存毛詩序傳及張禹更定之論語而伏生之書田何之易鄒夾之春秋亦皆不傳於世於時復生妄人僞造古文尙書經傳孔子家語以惑當世二帝三王孔門之事於是大失其實學者專己守殘沿訛踵謬習爲固然不之怪也雖閒有一二有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特太倉稊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時印本盛行傳布旣多稽覈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誤者或爲文以辨之或爲書以正之或作傳注以發明之蓋至南宋而後六經之義大著

然經義之失真已千餘年僞書曲說久入於人耳目習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尙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餘緒而推廣之於所未及正者補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闡而明之帝王聖賢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諸儒類多摭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爲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爲膚末者而向來相沿之誤遂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註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言者屢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爲此錄以辨明之非敢自謂繼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爾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親見也況千古以

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馬援之薏苡以爲明珠矣然猶有所因也無兄者謂之盜嫂三娶孤女者謂之撾婦翁此又何說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捫也筆操於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厯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爲己嘗親見之者余雖尙幼未見厯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竟夜初未嘗再食也惟食旣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卽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爲然又數年見諸家厯書果與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郡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傳咸謂先時嘗落星於其第化而爲石余自幼卽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游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詰之則

曰實無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
言以爲戲耳此現有石可據有文可徵然且非實人之言其又
安從而信之周道旣衰異端並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
不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爲其事
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尙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
之屬率皆旁采卮言眞僞相淆繼是復有讖緯之術其說益陋
而劉歆鄭康成咸用之以說經流傳旣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
考其所本而但以爲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雖以
宋儒之精純而沿其說而不易者蓋亦不少矣至外紀皇王大
紀通鑑綱目前編等書出益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而
聖賢之誣遂萬古不白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
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聖人之讀經猶且致慎如是況於傳注又

況於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欲多聞者非以逞博也欲參互考訂而歸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擇則雖盡讀五車徧閱四庫反不如孤陋寡聞者之尙無大失也

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唐衛退之餌金石藥而死故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謂韓退之作李公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尙多也故曰少所見則多所誤也余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畜優也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許允事

也而近世類書以爲許渾韓魏公在揚州與客賞金帶圍王珪
與陳旭王安石也而近世類書以爲王曾晉宋之事且猶不免
傳訛況乎三代以上固當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顏闔之事載爲
顏淵闔我所爲移之宰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但此幸而本書
尙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
者爲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恆所殺者爲宰予雖聒而與之語
終不見聽必曰古書言如是夫豈無所傳而妄記者然則唐虞
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爲乙終古不自者豈可勝道
哉故堯之臣多矣乃見重黎遂以爲必羲和也紂之臣亦多矣
乃見父師少師遂以爲必箕比也禹之佐豈止一人乃見大費
遂以爲必益太甲之佐亦豈止一人乃見阿衡遂以爲必伊尹
無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彷彿近似者遂以爲必此

人猶之乎許允之事移之渾王珪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宮載寶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復白圭之賢受誣於百世猶之乎衛退之餌金石藥而以餌藥而死爲昌黎罪也故今錄中凡事之不見於經者度其不類此人之事則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難爲眇見寡聞而粗心浮氣者道也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已不去乎何其視古人太淺也昭烈帝臨終託孤於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詐僞而後世論者

謂昭烈故爲此言以堅武侯之心然則將使昭烈爲袁本初劉
景升而後可乎此無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之人亦必如是
耳然此猶論古人也邯鄲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
可車有肥鄉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傾己囊以成之議者
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傾
其囊夫僧之心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則損己以利人也損
己利人而猶謂其欲損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
猶他人事也余之在閩也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
之上淡泊清貧之況非惟百姓知之卽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
鄉之人隔數千餘里終不知也歸里之後人咸以爲攜有重貲
旣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見其飯一盂蔬一盤猶曰是且深藏
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

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醇粹無可議至以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爲實也

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兩妻豚蹄祝滿家妾覆藥酒東家食西家宿之類不一而足雖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非以爲實有此事也乃漢晉著述者往往誤以爲實事而采之入書學者不復考其所本遂信以爲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見於國語者不過其母惡其以好內聞而戒其妾無瘠容無洵涕無招膺而已戴記述之而遂謂其母據牀大哭而內人皆行哭失

聲樓緩又衍之遂謂婦人自殺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無是事
有是語而遽衍之爲實事者春秋傳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緯而
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此不過設言耳其後衍之遂謂漆室之
女不績其麻而憂魯國其後又衍之遂謂魯監門之女嬰憂衛
世子之不肖而有終歲不食葵終身無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
事者矣由是韓嬰竟采之以入詩外傳劉向采之以入列女傳
傳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虛言竟成實事由是言之雖古有是
語亦未必有是事雖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
也況乎戰國游說之士毫無所因憑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
見漢人之書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過矣故今考信錄中凡
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爲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
人之書者遂真以爲三代之事也

戰國秦漢之書非但託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解遂妄爲之說者古者日官謂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義仲和仲爲帝堯臣主出納日以故謂之日御後世失其說遂誤以爲御車之御謂義和爲日御車故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屬支離可笑又有誤以御日爲浴日者故山海經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淵則其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古之賢臣占者占驗之占常儀之占月猶羲和之占日也儀之音古皆讀如娥故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又云親結其褻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皆與阿何相協後世傳訛遂以儀爲娥而誤以爲婦人又誤以占爲占居之意遂謂羿妻常娥竊不死之藥而奔於月中由是詞賦家相沿用之雖不皆信爲實要已誣古

人而惑後世矣諸如此類蓋不可以勝數然此古語猶閒見於經傳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書已亡而流傳之誤但沿述於諸子百家之書中者更不知凡幾矣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流傳日久往往信以爲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

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於緯書者蓋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註經其後相沿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具洛書出於春秋緯黃帝作咸池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卽禘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蓋緯書稱三代之祖出於天

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禘爲祭天而謂小記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復別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誤乎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之鉤命決也大抵漢儒之說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尙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呼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爲說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爲說乎蓋亦未嘗考而已矣嗟夫識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識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